

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五十四

五行

素問五常政大倫

黃帝問曰大虛癸癸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

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哉

問也木曰敷和敷而和氣火曰升明大氣高明土曰備

化廣彼化氣金曰審平全氣清平審審於群品水曰靜順水體清乎帝

曰其不及柰何岐伯曰木曰委和陽和之氣委屈而少用也火曰伏明明耀之氣

土曰卑監土雜卑少也監萬物之于化也金曰從革從順革易水曰涸流水少故涸注乾乾

帝曰大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宣化生氣火曰赫曦盛明也

土曰敦阜敦原也阜高也金曰堅成氣爽風勁水曰流行衍津衍也

國

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數和
之紀未德周行陽舒陰布五花宣平其氣端其性隨
其用曲直其化生榮其類草木其政發散其候溫和
其令風其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穀麻其果李其
實核其應春其蟲毛其畜犬其色蒼其養筋其
病重急支滿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堅其數
八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用普五化均衡其氣
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數火其政明曜
其候炎暑其令熱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穀
麥其果杏其實終其應夏其虫羽其畜馬其色赤
其養血其病潤癰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脉其數七

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脩其氣平
其性順其用高下其化豐滿其類土其政安靜
其候渠丞其令濕其藏脾脾其畏風其主口
其穀稷其果棗：其實肉其應長夏其至裸其畜
土其色黃其養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宮其物膚
其數五害平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
其氣潔其性剛其用散落其化堅歛其數金其政
勁肅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熱其主鼻
其穀稻其果桃其實較其應秋其至介其畜雞其
色白其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堅
其數九靜順之紀藏而物害治而善下五化成整

其氣明性下其用沃行其化凝堅其類水其政

流演其候凝肅其令寒其藏腎其畏濕其主二陰

其穀豆其果栗其實濡其應冬其至鱗其畜彘

其色黑其養骨髓其病厥其味鹹其音羽其物濡

其數六故生而勿殺長而勿罰化而勿制收而勿害

藏而勿抑是謂平氣委和之紀是謂勝生生氣不政

化氣迺揚去氣自平收令迺旱涼雨時降風雲並

與草木暎榮蒼乾涸落物委而實膚肉內充其氣

飲其用聚其經矣拘緩其發警駭其藏肝其果棗

李其實核殼其穀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畜

犬鷄其至毛介其主霧露凄滄其声角商其病

徒動注恐從金化也少角與利奇同上角與正角同
上商與正商同其病之發癰腫瘡瘍其耳聾邦腸肝
也上宮與正宮同蕭颯肅殺則炎赫沸騰青於三所
謂復也其主癩竈蛆雉迺為雷霆伏明之紀是謂勝
長長氣不宣藏氣及布收氣自政化令迺衡寒清
數舉暑令迺衡寒清數舉暑令迺薄成化物生生
而不長成實而稚過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虫早藏其
氣鬱其用暴其動彰伏變易其發厲其藏心其果
栗挑其實絡濡其殺莖稻其味苦鹹其色玄丹其
其畜馬彘其虫羽鱗其主水雪霜寒其声微羽其
病昏感悲忘從水微與少羽同上商與正商同邦

傷心也凝慘深冽則暴雨霖霍青於七其主驟注雷
霆震警沈黔淫兩卑監之紀是謂藏化化氣不令生
政獨彰長氣整兩迺收氣平風寒並與草木榮
美秀而不實成而秕也其氣散其用靜定其動瘍
涌分漬癰腫其發濡滯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實濡
核其穀苴麻其味酸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虫保
毛其主飄怒振發其声宮角其病留滿否寒從木化
也少宮與少角同上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其
病食泄邪傷脾也振位飄揚則蒼乾散落其青四維
其主販折虎狼清氣迺用生政迺辱從羊之紀是謂
折收收氣迺後生氣迺湯長化合德火政迺宣底類

以蕃其氣揚其用疎切其動濫禁穡厥其發欬喘其
厥肺其果李杏其實穀絡其穀麻麥其味苦辛其色
白丹其畜鷄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燠其声高微
其病噓欬孰切從火化也少商與少徵同上商與正
商同上角與正角同邪傷肺也炎光赫烈則冰雪霜
雹皆於九其主麟伏氣鼠歲氣早至迺生大寒洞流
之紀是謂及陽藏令不舉化氣迺昌長氣宣布蟄虫
不藏土潤水泉減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滯其
用滲泄其動堅正其發燥搞其藏腎其果棗杏其
實濡肉其穀黍稷其味甘鹹其色黔玄其畜鼠牛
其虫鱗保其主埃鬱昏翳其声羽宮其病痿厥堅

下從士化也少羽與少宮同上宮與正宮同其病癘
悶邪傷腎也埃昏驟雨則振拉摧拔膏於一其主毛顯
狐貉變化不藏故乘色而行不速而至暴雷無德災及
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氣之常也發生之紀是謂啓

穀

數乞
陳字

土踈泄蒼氣遠陽和布化陰氣乃隨生氣淳化

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其動
掉眩嶺疾其德鳴靡啓折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
稻其畜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
其象春其經足厥陰少陽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
中堅外堅其病怒大角與上商同上微則其氣逆其
病吐利不務其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

氣大至草木凋零邪乃傷肝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
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
高其政動其令鳴顛其動炎杓妄擾其得暄暑鬱蒸
其變炎烈沸騰其穀麥豈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
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象夏其經手少陰太陽手厥
陰少陽其藏心脉其中羽籥其物脉濡其病笑瘡瘡
瘍血流狂妄目赤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痊上
徵而收氣後也暴烈其政藏氣乃復時見凝滌甚則
兩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郭阜之紀是謂廣化厚德
清靜順長以盈至陰內實物化充成煙埃勝藹見於
厚土大雨時濕氣乃用燥政乃辟其化圓其氣豐其

政靜具令周備其動儒積井穡其得柔潤重淖其變
震警飄驟崩潰其穀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棗李其色
齡玄蒼其味甘鹹酸其象長夏其經足大陰陽明其
藏脾腎其虫保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滿四支不舉大
風迅至邪復脾也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天氣絮地氣
明陽氣隨陰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氣繁布化
洽不終其化成其氣削其政肅其令銳切其動暴折
瘍疰其德露霧蕭颼其變肅殺凋零其穀稻黍其畜
雞馬其果桃李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
經手大陰陽明其藏肺肝其虫介羽其物絳絡其病
喘喝膏憑仰息上微與正高同其生齊其病欬政恭

變則名木不榮，赤胎集省長，氣斯殺，火大流，炎樂旦。至萑將稿，邪勝肺也。流行之紀，是謂封藏，寒司物化。天地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其化凜，其氣堅，其政謚。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其德凝慘，寒零，其變水雪，霜雹，其穀豆稷，其畜蟲牛，其果栗棗，其色黑丹黔。其味醎苦甘，其象冬，其經足少陰，太陽，其心腎，心其虫鱗，保其物濡滿，其病脹上羽，而長氣不化也。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腎也。故曰：不恆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恆其理，則所勝同化。此之謂也。

論五行生死順逆

五行相生相尅其理昭然十干十二支五運六氣歲月日時皆自此立更相為用在天則為氣寒暑燥濕風在地則成刑金木水火土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此造化生成之大紀也原其妙用可謂無窮矣木主於東應春水之為言觸也冒也陽氣觸動冒地而生也水流趨東以生水也木上發而覆下乃自然之質也

火主於南應夏火之為言化也燬也陽在上陰在下燬然盛而变化萬物也鑽木作火木所生也然火無正體體木為出以應物盡而復乃自然之理也

金主於西應秋金之為言禁也陰氣始禁正萬物而

字數按沙揀全土所生也於土而別於土乃自然之形也

水主於北應東水之為言潤也陰氣濡潤任養萬物也水西而東金所生也水流曲折順下而達乃自然之性也

土主於中央兼位西南應於長夏土之為言吐也含吐萬物將生者出將死者歸為萬物家故長於夏末火所生也土或勝水水乃及一自然之義也其相尅者子皆能其母復讎也水尅土土之子金尅水水之子火及尅金金之子水尅火火之子土及尅水水之子木及尅土也互能相生乃其始也互能相尅

乃其終也皆出乎天之性也強可攻也土得木而達
實可勝虛水得土而絕陰可消陽火得水而滅烈可
敵剛金得火而缺堅可制柔木得金而伐故五者
流行而更轉順則相生逆則相克如是則各各
為用以成其道而已

論生成數

天高寥廓六氣回旋以成其四時地厚幽深五行生
化以成於萬物可謂無窮而莫測者也聖人立法以
推步者蓋不能逃其數觀其立數之因亦皆出乎自
然故載於經典同而不異推以達其機窮以通其
變皆不旁放數內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者成有奇也水北方子之位也子者陽生之初一陽
數也故水曰一火南方午之位也午者陰生之初二陰數也
故火曰二水居東方東陽也三者奇之數亦陽也故木
曰三金居西方西陰也四者偶之數亦陰者故金曰四
土應西南長夏五者奇之數亦陽也故土曰五由是論
之則數以陰陽而配者也若故其深義則水生於一天
地未分萬物未成之初莫不先見於水故靈樞經曰
太一者水尊號先地之母後萬物之原以今驗之則
草木子實未就人虫胎卵胎胚皆水也豈不以水為
一及其水之聚而形質化莫不備陰陽之氣在
中而後成故物之小而味若者火之兆也物熟則

一
甘土之味也。甘極則歹，淡淡水也。然人稟父母水化
生成之化，故先生二腎。左腎屬水，又腎屬火。火曰
命門，則火之因水而後見，故火曰次二。蓋章本于實
大小雖異，其中皆有兩以相合者。與人腎同，亦水化
之化。是以萬物非陰陽合體，則不能生化。既水化合
體，則然後有春生而秋成，故次三曰水，次四曰金。蓋
水有所屬，火有所藏，木有所發，金有所別，莫不皆因
土而後成。五也。故次五曰土。水居於東，金居於西，火
居於南，水居於北，土居於中央，而寄位四維。應今四季
在人四支，故金水水火皆待土而後成。兼其土數五
以成之，則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常以五之生數不

可至十者土不待十以成是生成之數皆五以合之
則大衍之數由是以立則萬物豈能逃其數哉三昧
三陽正化者從本生數對化者從標成數五運之紀
則大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各取其數之生成
多少以占政令氣化勝復之述作蓋明諸用也

論五音建運

五音五行之音聲也土曰宮金曰商木曰角火曰徵
水曰羽在陽年則曰太在陰年曰少音書曰角觸也
象諸氣觸動而生其位丁壬歲也
徵止也言物盛則止其戊癸歲也

高強也謂金性之堅強其位乙庚歲也

羽舒也陽氣將復萬物慈育而舒生其位丙辛歲

也宮中也中和之道無住而不理又總堂室奧作而謂

之宮所圍不一蓋土亦以通貫於金木水火王於四

季榮於四藏皆總之之意也其位甲己歲也故五運從

十干起甲為土也土生金故乙次之金生水故丙次

之如此五行相生而轉甲為陽乙為陰亦相間而數如

環之無端詳其五音五運之由莫不上下相召小大

相乘同歸于治而已是故因刻以成日因日以成月因

月以成歲遞相因以制用雜大十五占天望氣定位

之始見齡天之氣橫於甲己為土運數天之氣橫於

乙庚為金運亥天之氣橫於丙辛為水運蒼天之氣橫

於丁壬之氣橫於戊癸為火運則莫不有從焉若以
月運之法論之則立運之因又可見也何哉丙者火之
陽建於甲己歲之首正月建丙寅丙火生土故甲己為
土運戊者土之陽建於乙庚歲之首正月建戊寅土生
金故乙庚為金運庚者金之陰建於丙辛歲之首正
月建庚寅庚金生水故丙辛為水運甲者木之陽建
於戊癸歲之首正月得甲寅木生火故戊癸為火運
壬者水之陽建於丁壬歲之首正月得壬寅壬水生
木故丁壬為木運是五運皆生於正月建于豈非日
月歲時相因而利用哉

古今事實

更生 五行 一終始相出也

爲本 五行四時十二月運相一也出記

母子相生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曰義安生一得
曰學安勝子曰利子母曰因出淮南子

精氣所總

萬物盈於大地之間兩爲物最大且多者有五曰水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
五曰其用於人也此吾志詳見五行之變

三辰生壯

木主於亥壯於卯元於未也土主於辰壯於戌元於申也火主於巳壯於酉元於亥也金主於庚壯於子元於辰也水主於子元於申也土主於巳壯於酉元於亥也三辰皆金也水生於
申壯於子元於辰三辰皆水也出淮南子

五行勝負

未火熱而水成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金伐之水泥而上遺之惟造化者
物莫能勝也出淮南子

定名五正

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句芒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則五行
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子曰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出家語協之

五音相協

五行則角為木商為金徵為火羽為水宮為土出前歷歷志水神
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出中庸注

五神所生

五體微著

萬物之本有生於毛者止於微五行先後者以微者為次一行之水最一為
一火漸一為二水行實為三金休因為四土質大為五出洪範疏

五事合

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一一以五事五行天人一矣說澤水言揚火也
說散木也析收金也思通土也出洪範注

六府條

自一水之合下上故曰一注之奇射月之行自出故曰有水是火火見金
自一水之合下上故曰一注之奇射月之行自出故曰有水是火火見金
較本在五行之類以其為合之
急使別而附之也出大尚護注

五性感動

通書性人得其秀西最又形既生矣神貨如夫一一一西善惡分
萬事出谷合五休微善

廣志卷之五十五

五行之變

禮記禮運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敬也

使各安其居不勞敬之也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蚤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權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是也用金謂卵人以時取玉錫石也用木為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蒿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合男女頌壽心當年德

謂媒氏令男參十而娶女二拾而嫁司土稽上任進
退其爵祿

用民必順

不奪農時

故無水旱昆虫之灾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
道地不愛其室人不愛其情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器車河出馬圖鳳

凰麒麟皆在郊擲龜龍在宮治其餘鳥獸之外胎皆可
俯而窺也

器謂若銀壺丹甌也椒聚草也疏按礼緯斗威儀云

其政太平山車垂鉤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係治而自圓曲也
銀岳舟說按神契云

則是無故非有它是使之然也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言以達順

故此順之實也

漢五行志易曰天垂像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室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適言曰烏孱箕子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道叙箕子陰言曰我聞在昔鯀

陸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慮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
道數鯨則殛死禹迺副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迺叙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
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
八政次四曰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爰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
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
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絕文王
演周易周道啟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
範之咎徵天人之通聚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

之後景武之世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
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醜福傳以洪
範與仲舒錯主向于欽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率
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別向欽傳載註
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五芥
齊十二世以傳春秋者于篇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女稼穡

後漢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
泰山太守應劭結事中董巴散騎常侍慈周並撰建

氏以來民具今命論之以責奇志六

晉五行志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今動
開幽顯体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違凶
惟影響昔伏羲以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
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
其道室其真自天佑之吉無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
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使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
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
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殷
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繫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
陽效洪範文休咎天人之道繫然著矣演興承秦滅
學之後之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

後景武之學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
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其言
春秋及五行又韋卒異班因譔大傳采仲舒劉向劉
歆著五行志而傳載賈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
徒所陳行事託于王莽傳通詳變以傳春秋綜而爲
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
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
人在位衆庶失當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
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
消禍而福至此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
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行事

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劉宋五行志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護自天之佑遠道陷神聽之聳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別鼎彝庭教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聞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青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初紀大傳五行之体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純條流成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

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
沉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
以降二百余年覺其欠缺以考之事常若重規
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亂終
皆顯應闕而又不序史牒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
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承春秋舉遠明近之例
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虫之孽劉歆以為毛
虫視之不明有羸虫之孽劉歆以為羽虫按月今
夏虫羽秋虫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
微非未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擇之未
有旧說者推準事理以候來哲隨五行志易以八卦

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
大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
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皇象示廢興則甘石所
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
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歆人過善均乎影響殊
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
異顧弔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
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伍
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况於日月星辰乎况於水火金木
土乎若梁武之降虢伽藍之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
則符山之鳥呼曰柰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

而闕南則鵠紫脯依大矣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
則祥青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樽釋崇
信巫史重增懲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甚弘尚
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
彼往引類同婦催乳於空城之側鵠飛于鼎耳之上
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遂崇小同車共軛必有神
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爲殃疊一則以爲休徵故曰
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
災略也

唐五行志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
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

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
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地為五星分位
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
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摠其精氣
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壬與而為災異
之學者務極其說至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
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
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
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米
剛柔亦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
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

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財於萬物以足用若
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
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復天民被其害
而愁若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
為水旱蝗螟風電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
非其物或發為氣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
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
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
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
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
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

畏天也見物有友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惧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季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迂就其說蓋自汗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黃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迂就其

說也然自汗以來未有非之者有其祥者禍病之說
自其敬術之學政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
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
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
五石六鷁之類是以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
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論人而君子
見其變則之天之所以譴吉恐悞備省而已若推其
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
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悞此其深意也蓋聖人
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為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
可以傳也故考次武德以來略依洪範五行傳著其

災異而能其事應云

宋五行志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
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爲形形生神
知而五性動五性動而萬事出萬事出而休咎生和
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之中庸至誠之道
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人之一身動作威儀猶見休咎人君以天地萬
物爲體禎祥妖孽之致豈無所本乎故由汗以來作史
皆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自宋儒周惇頤
太極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

於洪範五行五事之學雖非取然班固范曄志五行已
推本之及歐陽脩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推述災眚
而休咎開焉亦豈無所見歟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
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紀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
治世焉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
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傅會而欺應采安在哉高
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
符瑞聞者而水旱禮瘳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見皆屢
書而無隱於是六主百五十年說自保足以圖存易
震之身曰震來虩虩恐至福也人君致福道之有大於
恐悞惰者乎昔禹致群臣於會稽昔龍貢舟而執玉

帛者萬國孔甲好鬼神二龍降自天而諸侯相繼畔
夏桀殺共生于朝雉升鼎耳而雖而大戊武丁復脩
成湯之政稱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業衰焉徐偃
得朱弓天宋昏有雀生鷄二國以霸亦以之亡大槩
徵之休咎犹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勝之則凶可為
吉無得以當之則吉乃為凶故得足勝妖則妖不足
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為妖妖不自作人
實丹之哉今因先後史氏所紀休咎之徵彙而輯之作
五行志五十六

廣志卷之五十六

元五行志人與天地參為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

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陰陽
一太極耳而人之生也全付昇有之具為五性者為
五事又著為五德脩之則吉不脩則凶吉則致福為
不吉則致極為徵之於天吉則休徵之所應也不吉
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氣應
亦無物不感而况天子建中和之性身為神人之主
而心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通若符
鼓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脩六
府自身而推之於國莫不有政為其後箕子因之以
衍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汗儒不明其大要如夏
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故以來來為五行

志又不攷永向之論者本於伏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

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主極後世君不見極臣不加省顧乃執其類而永之感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亦過也天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脩省者上也因變而克自脩省者次之災變既形脩之而莫知所以脩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災變並至敗亡隨之訖莫脩省者形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右存亡之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漢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為之語之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正

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如何耶豈得昔厲
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
乎豈能晉中生一衣一編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
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經入甚於三尺矣臣
竊觀漢儒之說以亂世無如春秋之深災異無如春
秋之衆者是不攷其其實也臣每謂春秋雖三王之
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
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彗春秋
山傾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
日犯彗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

三十六大小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
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各實鷓鴣來巢之類在後世
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
而已哉以春秋視後世不為亂世也何哉後世之法
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才
其所以感和氣而彈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
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真不可知奈何以一
虫之妖一氣之戾一一質之為禍福之應其愚甚矣
况凶吉有不由於災祥者求之五石六鷓可以為異
也而內史叔興以為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
平太守王基寔於管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女

隨地走入此死二則大蛇狀土御筆三則烏未入室
興燕鬪兒入灶者宋無忌之妖蛇街筆首老書左之
妖烏與燕鬪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為異而無
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恙規叔興之言則
國不可以災祥論與襄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
怪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以為通論

歐陽氏五代史王達世家論曰嗚呼自秦漢以來季
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
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也世所謂王者之嘉瑞
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王成敗
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當

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耀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向多歎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訖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悉其尽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

涉地多不可偏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尽取至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具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誠緯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夫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也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克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言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逆而戴氏礼以其在宮治為王者難致之瑞戴氏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以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

虞賈諠以爲駟者文王之圖虞虞官也當諠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華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致堂胡氏曰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澤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况嘗巧之徒能僞造乎花卉

可以染植增其能乎羽可以然何變其色雖石脉木
理猶且假切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也
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漢章帝時以瑞物仍集改元
章何而和敬謂求由來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
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惟草生於庭際不可不
察由安惧不敢谷夫二人位冠群臣乃為諂矯之習
蒙蔽之行以侈逸上心使忍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
正求之道乎

馬端臨曰古今言災異者始於五行傳而歷代史氏
所述災異因之然必曰某事召某災證合某應如醫
師之脉訣占書之繇辭則其說太牽強而拘泥老泉

之論足以正其牽強之失夾際之論足以破其拘泥
之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而以爲本無其事應則矯
枉而至於過正矣是謂天變不異也如蘇論之正
大云

又曰古今言祥瑞者詳於禮運而歷代史氏所述祥瑞因
之然有無其證而有其應者又有反常爲妖而謬以
爲祥者歐陽公胡氏致堂之論証正詞備足以祛千
古之惑破謠子之謬故備著之

○廣志卷之五十七

水不曲直五十七

傳曰田獵不宿

服虔曰不得其時也或曰不獲或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

飲食不享

師古曰不行享獻之禮也

出入不節

奪氏農時及有姦謀

時音曰姦謀謂假託之事也臣贊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竹篇作爲姦詐以專農時李說是

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場地上之木爲觀

師古曰神下翼上現其爲木故云也上之木也

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珮玉之度

師古曰玉珮高有雙附下有

以環瑤瑤以韜之衝丹楨以納其闕右微角而左官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

登車

有和鸞之節

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爲之施於附上高亦以金爲高鳥而御鈴爲鉤於鏡上動皆有聲以舒疾之節也

田狩有三驅

之制

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也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君之庖也

飲食有享獻之禮

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享進爵於前謂之獻

出入有名使氏以特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

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騷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

師古

沉湎謂溺於酒食

妄內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

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復敗

如淳曰桂論不曲瑤不直也

及本爲變怪

臣贊曰特姓更生及變爲人形是也

是爲木不曲直乃有木異華

孽草異穀異野穀竹木芝草朱草

水異見地道水類

華孽見地道木類

草異見地道草類

穀異野穀見地道穀類

米竹見地道竹類

芝草朱草見地道芝類

火不炎上

傳曰棄法律遂功臣救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
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氏而治

師古曰卿
特曰嘗

書云知人則愆能官人

師古曰虞書皋繇皋之群愆智也能知
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

故克辟卒群賢而命之朝

師古曰謂

遠四倭而於諸

師古曰

出也遠者也

孔子曰滯潤之譖膚受之詐不行焉可謂明矣

坐古野字

師古曰論載孔子之言也滯潤言積潤也

賢接分別官人有序師由旧

章

師古曰備也

敬重功勳殊別適庶

師古曰適

如此則火得其

性矣若迺信道不篤

師古曰

或耀虛偽譏夫昌邢勝正則

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火濫炎妄起

師古曰炎

災宗廟燒

宮館雖典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止乃有火災火

異俱見天道類

稼不成五十八

○廣志卷之五十八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

師古曰臺

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

穡不成說曰土中失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

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

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

序孔子曰禮為其奢也寧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若不得禮之中而失于奢則不如儉

故為卑宮室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五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謂助於治水無所悉飲也文王刑于

寡妻師古曰天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為正嫡也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妾及兄弟宗族之廣以收教化家邦

此聖人之所以招教化也師古曰昭明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

廼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

孰是為稼穡不成乃有歲凶地廩山崩地陷地移地長

川竭地生異物五十九

崑山見地道類

地震見地道類

山崩見地道類

地陷見地道類

地移見地道類

地長見地道類

川竭見地道類

地生異物見地道類

金不從革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師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
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

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
武所以征辟逆正暴亂也詩云有處秉鉞如火烈烈古師

曰商頌長發之詩也度固也此美放湯師出征
因持其鉞以誅其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又曰載戢干戈載壽

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壽猶也言
天下太平兵不復用故戢而壽也動靜應詔說以化難

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代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之
兌卦象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說讀曰悅金得其性也

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師古曰睢應
音乎季反不重民命則金失其

性蓋工治鑄金鐵冰滯澗堅不成者衆師古曰澗讀與澗同
至疑也音下故天春

秋左氏傳曰
國處溼寒及焉變作是為金不從革乃有金異玉石之異

俱見金類玉類石類

水不潤下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

水北方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滅精
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安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
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來百神
亡不宗事

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相來而祭祀之

使其安也宗尊也

慎其齋戒政其嚴敬鬼神歆饗食獲福助此聖

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
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
矣若迺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矣其性霧水暴出百
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乃有水災水異醴泉

水災見地道水災類

○ 廣志卷之五十九

廣志卷之六十

天道類

曆

要語

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程頤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

陰陽之大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遷改也革之象曰
澤州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程頤曰水火相息為
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
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
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天地合

其序矣

朱子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又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的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設湯脩曰革之家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曆言者蓋事在天下其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脩者亦莫如曆

大傳曰天出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胡一柱曰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

書乃命羲和欽若順也是廣大天曆象日月星辰授人時

朱子曰羲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

之雷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週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
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
之度為十二次也時謂耕獲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

朱子曰朞猶周也歲有十二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
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
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在閏十有九歲七閏
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在璿璣玉衡齊七政

朱子曰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璣也以璿餅機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橫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舜初設位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

洪範四曰協用五紀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孔穎達曰五十為天之經紀也

蔡沈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

唐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者也不天不成歲

月日時星辰天之所謂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曆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紀一寒一暑以爲歲春夏秋冬之四時統乎歲者一盈一虧以爲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日者也一晝一夜以爲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者也一經一緯以星辰寒暑之所由推遷日月之所由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爲曆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所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之曆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辨典之職銜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端以四時爲

柄以日星為紀之位也乾坤之策所當卦氣之所直五紀之
數該於易矣貴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曆明時立紀之義
易備之矣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則悔
用五則豈可忽哉

吳澂曰歲自冬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
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
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孩望定月之大小
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純地一而也以
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象經星辰
謂天之堦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
天之體也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数謂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宿疾徐立數
推散以少天之用也是為曆數之紀

周禮馮相氏十有二歲二月十月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
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曰春夏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

鄭玄曰馮乘也相視氏言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也

吳澂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日攝提格卯日單闕辰日執徐
巳日大荒落午日敦牂未日協甲申日沿灘酉日作噩戌日
掩茂亥日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日赤奮若歲星左行於地凡曆
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為
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曆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

月所會子曰玄揚玄曰椒訾戊日降婁酉日

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

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

癸為十日之位東房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房井鬼柳星張翼

軫西房奎婁胃昂畢觜參北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二

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序事而會之

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月之建卯日月會於降婁

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

月會於錫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日

月之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

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於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

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

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有五寸此
長短之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夔
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下
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
秋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致為
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交正矣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
雖不貸父母失經紀以初為常

鄭玄曰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数

方慤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

莫不存心書故以命太史日備星以進退者也月應日以死生

者也。星者日所舍人者星所次宿言宿於此難言難於彼日
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忒忒則司天者之過矣

吳澂曰宿謂所居難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在何辰何星之第
幾度推筭不可差忒母命失其所躔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
謂不變當依初始以求筭之法而不改變也

左傳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後生也氏之道
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氣政時也何以爲民杜預曰四時漸差
則置閏以正之順時食事事不矣時則年豐

昭公七年晉平公曰何謂六物伯瑕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
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

何謂辰對曰日月之謂是謂辰故以配日

孔預遠曰尔下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李巡曰載一歲莫不
覆載也孫炎曰四時一終月曰歲取歲星行一歲也年取年穀
一孰是言歲即年也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
也月從止之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
從子至亥也配日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月以十干配之非一
所也

曆法

立元

黃帝調曆辛卯

顓帝乙卯

虞丙午

夏丙寅

殷甲寅

周丁巳

魯庚子

太初丁丑

三統庚申

四分庚申

景初壬辰

以上十二

歷立元各不同必始以甲子

正朔之通曆自此曆始以甲子為上元

祖冲之大

明曆自此曆始立論以為作曆上元必當以甲子 曹氏

薦符天歷此立始不立上元而以道出唐顯宗五

年庚申起

起數

古之七曆皆以一十九歲爲一章有七閏積章月二百三十五

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十之一是名分月

一月凡二十九日九日四拾分四百九十九

太初歷始變古法以八十一爲日法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爲統法

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

一月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其一歲餘則增四分法多六千一百五十六分日之

一故積六十一百五十六年則增多四分之一日
然猶以十九歲爲一章

宋漢四分歷印古曆耳

乾象曆始減斗分以

在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亦猶以十九
歲爲一章

大明歷始破章法 不復以十九歲爲一章乃三百
九十一歲爲一章有一百四十四

閏積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雖斗分章法盡變

古法併日法度法兩者並立則猶無異於古也

日法者約朔周之法

度法者約歲周之法

麟德甲子元曆至此曆始併日法度法爲一而立摠法

摠去一千三百四十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

十八一月二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七百十一

施用久近

黃帝至周凡二千四百一十四年而曆正七改黃帝 顛中

虞夏 殷周 魯

漢四百年而曆始改初用顛中 武帝 周太 初平中

景初一曆自曹魏明帝始盡魏涉兩晉至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改凡用二百八十

元嘉曆用於宋少帝至梁元六年十五年

大明曆用梁終梁訖陳元八十年

唐始終二百九十餘年而曆九改

唐志序云八改及改志中少

九改戊寅元

麟德甲子元
統元大衍

至德寶應五紀

建中 正元

元和觀象

長慶宣明 景初崇玄

宋朝方二百六十餘年而曆數十餘改

應天 乾天 儀天 崇天 明天

奉天 觀天 占天 紀元 統元

乾道 淳熙 會天 統天

大抵古曆用之久後世之曆改之類

用襲三統襲太初

四分襲古曆

一黃初景初俱襲乾象一張賓儀何承天法張胃玄
曆切劉焯術戊寅元曆祗術張胃玄稍以劉孝孫
術參之麟德曆因劉焯皇極法增損所宜宝應五紀
曆用麟德元紀馬大術舊術建中元正曆以後三四
曆皆因大術舊術調元曆用符天法立元用宣明法
推氣朔用崇元法推五星

創改

乾象始創月行遲疾法 黃初始果日蝕

景初始有交蝕起虧術 元嘉改斗分爲室分
大明始又改室分 爲虛分始立歲差法

馮翊西黃元曆

始推交蝕定小餘

張胃玄始立五星

人氣加減法始立日

應食不食術

皇極始有推黃道月術大術始

立步中朔術

始以九服遠近推乾漏交會刻

立歲星差合術

崇玄始立象減相乘法以

求黃道月道

欽天始變五星法令遲疾留行

舒坐有漸

稽密

太初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清臺 太初五
課校

乾象方於前法轉為稽密鄭玄徐岳並解釋之自

黃初以後改作曆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

餘月行疾徐以求折衷洪術爲後代推步之師表大明曆本宋祖冲之所作宋不及用至梁武帝天監中冲之子祖常上其父術詔與元嘉曆參校起八年

十一月乾九年七月冲之曆皆密元嘉曆皆疎

張甯玄曆與古不同者三起古獨異者七皇極曆術士或称其妙麟德曆當時以爲密夫

衍曆校經史所書氣朔曰名宿度可致者皆合

因南宮說陳玄景等言其九執術詔李麟等較灵臺候薄太術十得七八麟得

總三四九執一二爲自大初至解德曆有二三者十
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因
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矣

宣明曆自大衍曆後法治蘭易合望密近元能出其
右者

自譽

楊偉作景初曆上表云雖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
蔡司畧義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
術數之極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姜夔作紀
三甲子元曆其畧云圖說皆云三百歲斗
曆改憲今治新曆上可以改合於春秋不可以

取驗於今世此法乃可千歲用之豈三百年曆改憲者乎

馮頌作丙寅元曆上表云謹案史曹舊曆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今術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爲精密

劉焯作皇極曆自言於皇太子言曰真備記注自許稽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守聖人之迹悟菜口之心則七曜之行符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曆象會通今古符元經緯稽於庶類信而有微

王朴作欽天曆云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土箭以候氣審臍肭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

辰以推星及黃道之阻正下入勢之并降而交食詳
焉

陳斗

顧帝用漢初用之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三統
曆方於四分六千餘年輒盈一日何承天以為歆幾
乎不知而妄言者杜預考古今立以驗春秋知三
統之最跡

四分曆施用至魏日蝕牽常在晦

乾象法魏太史令許攸云劉洪月術用以來旦四十
餘年以後竟失辰有奇

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失

景初曆晉改名大史而用之其惟五星尤踈闕晉元
帝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之

姜岌云殷曆斗分粗故不可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
可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粗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
差四宋何承天云景初二至三日五時

元嘉曆既施用祖冲之上表云日月所在覺差三度
二至畧影幾夫一日五星伏見至差四旬

梁時與祖冲之參校元嘉曆踈

張賓府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夫凡六条如冬至
日守常五度星不向元等事丙寅元曆劉焯以為日
躔莫下緩急月离妄為兩種月道交會去極畧滿立

衍之疎不可紀極隨事糾數凡五百三十六條戊寅元曆施行至武德三年正月望二月八日朔當蝕比不効

麟德曆施行至開元九年曾署日蝕比不効至德曆施行至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亡之一至德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著蝕不與天合

五絕曆施行時至德宗時五絕曆氣朔加時稍在觀象曆測驗不合

宣明曆施行至昭宗時數亦漸差

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

舍而復用

四分

西漢初用
帝復用四分

顧帝曆卽四分法武帝改太初

東漢章

崇玄

唐昭宗時始用崇玄至石晉高祖始用謂元行之數差不可用
而後用崇玄

曆參用

東漢用四分後以劉洪月行術參之

西晉用太始至東晉元帝以乾象五星法參之

唐高宗用麟德曆以瞿曇羅經緯曆參之

曆家爭辨

太初西漢既用太初二十七年至元鳳三年大史令

張壽王執古調曆與之爭詔課清臺太初曆第一壽

王課比下有司勅壽王所執乃設曆非調曆又壽

王改易黃帝以來帝王世代竟以下吏自太初曆

初起至元虞六年而非是定

傳定

太初本於六

三統說易春秋

四分之元在圖識

通曆以上元為開闢之始天保用圖識三十五數太
衍依於易

假售

天保因比齊文宣受禪遂假托圖識以為握鬲元命
包言齊受祿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起數

張賓曆

隋文帝作輔於周張賓備知其狀受禪之息數得連
州而主此曆

張胃元曆

表之言日行上道盈缺各隨張胃元依附之

乙巳元曆

因唐中宗以乙巳年及正遷以乙巳爲元

閏餘

易曰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卦西

漢志曰黃帝攷定星曆正閏餘自三苗亂德重黎之

官廢而閏餘率次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

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

居門終月記王藻天子元端國月則闔門左扉立于

其中春秋傳曰文公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

履端於始率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率正於中民則不惑歸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

閏也

算閏法

切求之二十八宿循天而正行一日一夜一周天周
天之外更行一度記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日一日行一度則是一歲一周天也周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九二十七日而周天一匝更行十九度半餘
遂於日與之會以所次之辰故傳曰日月相會謂之辰周
天之度各分為九百分則歲之變九有三十三萬一千
七百分一日九百分一年而餘小蓋六日得五千四
百分又計五百四分度之四九百四千七百分并
之而為一萬一千七百分以當十一日半弱兩歲

則餘二萬三千四百分以當二十二日半小弱三歲則
餘二萬四千六百分當以三十四日小強所以曆家於
三年置一閏用以歸受此三年之餘分也然三年一閏故
用二十九日約周天之餘度二萬六千一百分耳尚
更剩前二年中八千五百分通後第四年所餘一萬一
千七百分而二萬零二百分以當二十三日半小弱五年
則三萬一千九百分以當二十四日半強改五歲再閏也
此三十四日猶有餘分又積歸後年置閏若前年且
閏之月大餘則後閏大餘分也姚說周禮者曰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一歲凡十二月除月
之小者而計其餘積三十二月而適得一月之數故

三年而閏五年而再閏八年而三閏十年而四閏十三
年而五閏十六年而六閏十七年而七閏

大衍歸奇以象閏說

大衍之數五十說曰天一地二合而為五位每位各
衍為十故曰大衍

其用曰有九說曰虛其以一象太極

分而為二以象兩說曰兩者天地也

掛一以象三說曰掛者以着歸小指閏三者人也人
與天地為三

標之以四以象四時說曰標者數也四時春夏秋冬

二

也。此言方枘之象。曰王眉。曰陸。曰王。曰李。曰孫。曰趙。曰

奇者四時之餘也。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扚指間也。先
標左以其奇歸於中指無名指之間。一扚次標右以
其奇歸于中指食指間也。五歲五歲再閏者一變
之中自有五節。掛馬一節標左為二節。歸左之奇於
扚為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在歸其象五歲

再閏後掛者再掛之後復以所餘之著合而為一馬

第二變再分再掛標也不言分二不言標四而獨言

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古註係解晉韓康伯註惟此章上
註其首云王獨曰用時當記

王獨曰演天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

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道非數而數以之成則

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元不可以無明

又因於有故常於

有物之極而又明其所由之宗也奇說於四標之餘不足復標也分而為二既標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在劫而後掛凡閏者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立歲枉閏者二故畧年凡也

易曰天行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歸其於劫以象閏五歲在閏故再劫而後掛前志曰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或五体以五成十大行之數也而道排其一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以為數曰象兩兩之又又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歲者門分溝十九前為閏也

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劫兩之是為月法之寔如日
法得一則一月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至五位乘會
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為周至是乘
月法呂其一乘章月是為為中三分閏法為周至
室來月法減中法而約之則六劫之數為一月之閏
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法也

閏惟正時

尚書正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
一度則一朞三百五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六曆諸
與周辭皆至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
月六大之外有月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月
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
所餘無十二日全之十三日者當以大率據厘而計
之其寔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
十九年二十一月則三百九日其七月四九二分猶
二百七日况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
以爲二百三十五分少餘肖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
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
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弱者以四者日之一於九百
四十分則二分其小月雖無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

百一十三則寔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月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尽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日六十日外之五日爲一百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寔餘今十九年二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一百一十三日法九百四十餘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三百六十日不尽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三日以爲二百六日不尽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若以閏無

三年差二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
即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由定歲何
由乎成

至朔同日朔

按太初曆元自十一月夜半甲子朔日冬至以牽牛之
星居於子爲日月初躔之紀積而至於七閏是爲一
牽目一章旣至却與紀之初復以十一月朔旦冬至是
謂至朔同日然其分刻又不能無差故但云至朔同
日謂之章是以班固作曆至述孝武造漢太初曆晦
朔弦望皆密且以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爲淵蓋
亦其紀元章會無差故也

積餘分置閏說

按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以周天之度推之此特人事參攷上天故以二十八宿分其度及星辰次舍循環還一位乃知上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外只四分度之一只此四分度之一有乃差一歲尅出六日爲剝又一歲抽出六月小故得六日揆尅出六日遂一歲合得十二日積三年已得三十六日即置一閏又積至二年後得二十四日揆前閏所剝六日又得三十日足於是再閏所謂三年一閏五歲再閏職此之由也閏旣成則春夏秋冬四時成而定矣故曰閏以定四時成歲

閏月斗指兩成閏說

閏月斗指丙戌間古今之所常驗大槩以閏月無中氣亦非常所可比而斗之居中央臨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而節度定諸紀在廷固等史又皆保於斗者的以斗之所指未嘗有差故也是以月令取昏旦之中星所以王弼文又以月建之辰為取信者不無謂也

先天後之差

曆數微妙如今下滿一般漏管稍涉則又後天稍濶則是先天未字未午而午

當運乎天下當為所運

故嘗謂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

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踈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雖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无定自無差也

古今曆法踈密之差

古今曆法踈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而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踈密不同故尔看来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来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惟得天運只是旋將曆行不及則添過則減夢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

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

曆代曆法疎密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顯帝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大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正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李通所用却依廉節三百六十數

推月大小之法

問曆法何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何如前日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

月生明

古人有一定之法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
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益因言古之鍾律紐筭過
分毫釐絲忽皆爲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
所起古之聖人其斯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
之也意曆書亦又有一定之法而今亡三代而下造
曆紛紛莫百定議精愈密而愈見差舛不得古人
定之法也

康節曆法密

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子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
摠紀不正所以都无是處康節曆十二九千六百分

大故密令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亦自是多了它如
何肯用十二萬分

曆家算數之法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
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算
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極之
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而觀之其坐向不動
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
而正也

曆法先論大虛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二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位度如虛度之歲分
歲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天度歲日之差

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在斗昏中壁
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一
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
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
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俱差者是也
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
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

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成天以爲太過乃位其
年而又反不及至隨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
蓋爲近之書說

曆法不容不變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數定於容成天上稽天象下
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以累實於
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以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
者凡幾而造曆者尤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者
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夏
用丙寅殷用申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

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
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
三度此則曆差之可証者也斗分未易攷也古曆謂
在建星賈遠謂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二度則言
斗分者謂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
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光嘉以正月中在室
一度則言日度者爲不一然曆取更曆之義故世代
更曆群言不厭其紛諸家不人其異否則治曆明時
之語聖人何以特取於葦哉嘗因是而爲之說曰葦
之爲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而特以葦掛居焉
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

朔空餘分以爲閏

堯典曰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

氣盈朔虛之日

天道左旋日月亦只左旋但天行健一日一夜而周常差過一度日月還天而退日是一日退一度月退十三度有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歲只有三百六十日餘了五日四分度之一又除小月計六日所以置閏所餘六日爲氣盈所小六日爲朔虛

廣志卷之六十三

曆法

曆久必差必須根革乃善

自劉歆作三統曆推易以合春秋然後知作曆不可
無所本自杜預序長曆以爲天運必有差而後知
用曆之不可有所拘

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至黃帝至魯凡七

家其用於漢初惟額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章
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弊變而通而久固有所
待耶且太初之曆非不容也然可行武帝之時
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曆非不精也然可於章
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皇祖姑用大衍曆
至高宗之麟惡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大
明皇明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
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唐觀
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蓋隨時變通正大易
革象之義宋朝之曆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

以是欽

漢太初曆以求上元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推之千歲以前以為曆始至唐士為始變其術至五
代司天監馬重績造符天曆乃不復推占冬至上元
甲子而以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自
後曆每易差不可傳之則又變之過也

作曆當以儒者

漢之曆大率百年而一變唐之曆大率四十年而一
變近年以來作曆委之星翁曆家專政故大率二十
年而一變由今而欲致新立之異同驗交蝕之得失
蓋亦委之儒者乎至宋朝司天有監太史有局皆以
儒臣提筆之今日能奉行其制則推五星聚奎必有

如實公家者定漢儀占卷必有如蘇公頌者

曆元不同

東漢至日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乙卯秦用顓帝也武帝元豐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大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於此予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爲積筭之紀綱故太初元法四千六百

百一十七年

范華以四千五百六十為元與此不同大初併閏歲之月總許之也三紀大備

之意

三統上元十四方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法七千三

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年大十始則緣造通

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千一年晉王朔之三紀

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漢文帝張賓甲子

元法積四百萬餘筭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筭

一行曆本議積筭至千萬億歲天數往所以知來也

考古所以驗今也積筭之多於以見密率之詳推步

之審焉耳至三皇五帝之於漢方數千年而漢立曆

家以三統之數推之亦已多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

年爲開闢之始張賓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爲積
算豈開闢之上復有開闢邪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
宗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正元元正然復定日法日
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也又按灵帝時馮先言
賊盜之起由曆元不正蔡邕力辨其非以爲咎不在
此范曄作東漢志亦曰曆之興廢以疎密果因不在
乎元二子之論或以爲曆入正元或以爲曆不主於
元何者爲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
年爲曆始高祖以戊寅歲甲月登極而歲朔遲疾交
會及五星皆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五代晉

高且寺島臣責家胃七季一更陸之七七土以厚八

空十四載爲元行之輒差遂復用唐宋宗元曆按此
二事則推曆起元止據目前考驗无證則其術失之
淺上推開闢冥測洪濠則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史
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
五萬餘年以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淺不迂
矣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周復不同

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
當漢高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陰在執除冬
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皆自此始立
元正朔謂之漢曆此章帝四分曆元自文帝後元三

年始也夫後元三年止太初元年凡五十八歲而十
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已至於再豈一甲子周則
復得此數邪賈逵議曰七十二歲復十一月合朔冬
至或為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今考之范志曰至朔
同在日首謂之節夫十九年得一年四章節合
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為六甲之首也冬
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為節所謂十月甲子
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為有五十八年有七十一
年有七十六年有八十年之異也按班志曰乃以前
曆上元太初四十六百至於乾封七年復得闕逢提
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註

自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現此言則中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寅年也非武帝元封七年也

日度歲差

劉炫依大明曆四十五年日差一度則冬至日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與日永星火之說不合矣梁武帝據虞廣曆百八十余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尚未日中與日短星昂之說不合矣王孝通謂歲差若至昂至壁則堯前七千餘年冬至日不在斗建而在東井不應寒暑易其位也故李淳風謂古曆冬至皆起尾星今則建星正在斗十三回度呂不遵春秋謂黃帝仲春乙

昨日在奎至今三十余而春風亦在奎現諸家之言
並不取歲家之說而一行皆非之故其立論曰古曆
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度於氣節其法似
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
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
為太過乃倍其半而反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
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現一行之言歲差之法
以劉焯皇極曆為主

所以併非諸家之

說也夫一行所謂為天天度者赤道分天之中也
所謂歲為歲者黃道日之所行也自漢而下張平
子作渾天儀象所以立為皇赤道也歎以日度追

天度也。苟日不然，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乃赤道天度以正歲之日計之，則止行三百六十五度而已。天之度有常數而不渝，日之度常積餘分而置閏二者不周，安得謂之無歲差哉？比太初曆謂冬至日在牽牛初，賈逵謂在斗十八度，晉武帝太始三年冬至日在斗十六度，晉用魏景初曆，宋用元嘉何承天曆，其冬至皆在斗二十一度，所以不能無進退之差也。日度歲差一於進則春夏秋冬易其位，一於退則其所差亦然，其進退疾徐又於中節之氣正閏之月或加或損，或進或卻，惟巧曆者於此見之。爾雖然，古者推曆候日必驗昏中之星，驗之之時有

淺深遲速之異或推而進之或引而退之也日度之
度何以爲定論哉一行之言又曰漢世課昏明中星
爲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衝近於得密以水
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擁而漏有遲疾臣等頻
夜候中星而前後之相差或至三度大畧冬至之日
遠不過斗四度近不出十度乃追諸家曆論日度所
在或是或非而謂開元四年冬至日在斗十度觀一
行之言无所不用其情矣特其所謂昏明中星爲術
已淺而夜半中星漏壺不常又差三度其開元所定
冬至斗分日度又果无一毫之差乎天餘分之法有
日之余月之余歲之餘積餘分而成閏月自七閏

而爲一章猶可許也積也閏之餘而爲部則何以哉
推一節之閏而爲紀可也積三紀之餘分而爲元則
何以哉是以天度歲度不能無差立差以追其變亦
止約其大要尔一行取劉焯皇極立差之法九七十
五年而退一度其說是矣至於度之所差或進或卻
復歸於中使其進入一行能萬年積筭之中其曆一
億萬年不改可也何至屢更而屢變一年之頃斗轉
星回二十八宿有同旋磨凡曰日在斗幾度云者驗
之有頃刻之異則所差有尋丈之間一行亦安能積
萬年之筭哉一行之言日乾度虛盈與時消譴告於
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避之日則聖人且猶不質非

籌筭之所能及也斯言其何嘗

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鵬
與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
三度也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
觜鵬一度與鬼三度各減於一度耳至於黃道之度
則南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
較之危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為二十四度井
減三度為三十度大畧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
道之度混而為一班志之所紀者也是東漢以後始
封為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少范志一行之
所紀者也黃道度多赤道度少元行與日月不同也

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元周為歲故惠其度於氣節虞喜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為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天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范宿武帝大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羗岌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甲辰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答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至牽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故歲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減并度之不一

與黃赤二道之不齊也

孟春日度所在不同

月今孟春日在營室三統日在危十六度元嘉曆日
在危三度月今孟春昏參中三統曆昏畢中元嘉曆

昏昂中時策答云

張綱

月令秦書也孟春日在營室

至演百有餘年故日進在危十六度也自漢太初至

宋元嘉四百年故日進在危三度日舍既遷則昏中

之星亦從而改日在危十六度則昏畢中自在危三

度則昏昂中矣日在營室則昏參中矣若從此說則

五百餘年日度有進而無退昏中之星亦有進而无

退秦以色合十有餘成則二十八日寺易之

知日度歲差固不无之時其所差在乎進退贏縮之間也又豈曆之法所據昏中之宿或在宿初或在宿中或在宿有故其余亦次第不同也所據昏中之宿宿有中初末之具而日之在亦有不亦而已

大餘小餘

大史公曆書曰大餘日也小餘月也故之曆書與諸史曆志大餘未有盈六十之數則知其為甲子之日也日不盈甲子之數則為大餘也故大餘日也書志凡日小餘少則七八多則數百或有志於十餘者何也太矣公所謂小者月豈以積年所餘之月而計之

耶豈以一年之中月周天所餘之度積分而計之耶
凡一年之中必日天餘五十小餘六百又日大餘十
三小餘二十九此等類所以重言之者又何意也豈
未合朔未置則所餘計若干多已合朔已置閏則所
計若干少耶按東漢志宗祈議曰百七十歲小餘六
十三自然之數也天一章計十九年九章計百七十
年也凡七閏九章六十三閏百十七年中有三十三
閏月此正與太史公小餘者爲之說又按班周志張
壽王言太初曆虧四分月之三去小餘一百五分以
故陰陽不調又按劉焯等術七日凡日不全爲餘
一行大術等法白凡分爲小餘則知小餘謂之

餘分亦可也。大抵諸曆法太餘則以一甲子之日計之，其小餘或爲月或爲分，皆以一月之中所餘之日之分積筭之耳。又先法紀法日紀所主之數不同，故小餘說亦不可也。其太史公重言大餘之數者，此乃太初曆法而他曆皆不然，故不容旁引曲說也。

閏法

置閏之法，積十九年所餘之日而已。七閏大畧已見日度所餘之說矣。謂斗柄兩辰之間，其說易明。所謂閏無中氣者，二十四氣十二爲中節，一月無其中節，則爲常月，其節氣或在月中，其氣或在月晦朔之間，是爲無中氣，則爲閏也。尚書正義曰：無閏即三年

產一月以正月爲二月也九月差三月以春爲夏也
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也此斗分不同

商曆以四分一爲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
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軋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
四十五爲斗分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四百五十五爲
斗分疎密不同法數各異羗皮曰殷曆斗分粗故不施
於今軋象斗分細故不通於古景初雖在粗細之中
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夫劉洪蔡邕之作象軋曆以
四分曆斗分大多故也於是更爲新率而降殺焉是
後韓翊作黃初曆以爲軋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
而羗皮猶言軋象斗分之細何也嘗觀梁武帝天監

中祖偃奏曰先臣在晉中之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踈密一黑當代用之冬垂一法是知曆不同則斗分不得不異也用他權度而較他人之物其輕重長彼是不各矣夫古人注意於斗分踈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斗以紀一歲之星辰一陽生於此萬物萌於此律曆起於此也甄輝度及魯力南方有狼虎而无東井北方有建星而无南斗者二十八宿周天之度惟斗井二宿其度最多故月令昏旅旦建指以為的而正昏明也後世作曆書者又於斗分而加詳焉亦此意耳

東井南斗度加減不同

赤道天度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履端歸於所以重閏課曆得失必考諸閏也

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節首

此乃班志術劉歆曆譜也孟康注云當以閏盡歲為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即以此為節首也按左傳父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杜預注云於曆法閏左僖公末年誤以今年三月置閏左氏所以譏其不能履端於始年並於中歸餘於中也意者僖公末年閏餘猶未盡歸終而即置閏於文公之元年與劉歆所謂以閏餘之一歲為節首是也然晉志所載後秦羗爰曆法謂班志以魯曆不正故以閏餘之二歲為節首檢

春秋置曆不與此部相符也。爰又日服處。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正元乃三統曆何緣施於春秋。爰之言亦甚正時。未知為部首之說是非。果如何耶。

平朔正朔不同

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吉醮之文。氣有郊迎之故。孔子命曆以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不書朔者八。在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赴二日也。初二谷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非十九夫日與月會則多蝕。日食于朔則朔日食於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二日。

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六一小相間虧之小數而不能定其晦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經于天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谷之說皆非矣則劉孝孫以甲子年曆推算其食也俱在朔日則是春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翻之言亦曰躔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相離何患乎頻小也唐志傳人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日朔日月相蝕而不驗王孝通誥之曰定朔會合雖定而節元紀有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通祖孝孫主傳仁均更相出入无有定議一行日合

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悔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取左傳官失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曆法之不正必日日不食朔月不蝕望必以定朔為正而已王孝通所謂鄭元紀首三端與定朔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益進退之也先以傳仁均推日食不驗而遂更成法也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草

木節解駟見而涓霜火見而清風戒寒

此周語單子之言也按星圖角東方宿也八月日月所會之辰天根底星本亦氐也駟方星也房星一名天駟也火心星也八月九月十月之間日月會于角氐房星

之次故為兩畢水銅宿降戒寒之候也所謂見者非見於南方也乃以日月所會言之晨見於東方也日月常合朔于東方於合朔之時角氏房心之宿隨天左旋一晝夜而周遍與日月會于合朔之所故日月在角日在氐日在房也

日躔

一行既有日度議後有日躔議度與躔豈有異哉蓋日有度月有道言其天數也日躔有盈縮緩急日尚有進退先後言其所經所曆處也合而言之則皆於日月所行之所而見之也一行日劉焯立盈縮躔表術李淳風因之更名曰躔差凡陰陽往來馴積而

變日冬至其行最志急而漸遲夏至其行漸舒舒而漸急急極而寒舒極而煥得其中則雨暘之氣也夫一行所謂日躔有舒急之異者何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冬至夏時夜之所占度多日之所占度少則日短迪故日其行急也夏至之時夜之所占度少日之所占度多則日舒長故云其行最舒也春秋二分日夜停道故云其行及中也所謂躔衰躔差者或自息而漸舒或自舒而漸急或在乎舒急之中也以氣後之景測之而求其盈縮之所加則可知也一行日以二十四氣察景考躔盈縮而參加于時蓋謂此也觀乎此則日度日

理似同而異矣

冬至日景有長短

日景長短其地不同一行詳之詳也地苟不易則至
晷景長短者有常景或无常則合朔曆差而已一行
中氣比年景候長短不均由加時有甲晏行度有
盈縮也其晷漏晷又曰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然
二十四氣晷景徐不同者勾肱使然也一行於是立
四術反覆相求消息同率旋相為中以合九服之變
又按宋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景知冬至已差
三日耳後則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凡冬至之日常
與景長知日符合然則冬至之景極長短夏至之景

極短地苟不易曆苟不差斯无異同之變矣

黃帝合而死者察欽

此武帝沒曆之詔也應詔曰言黃帝曆得此名孟康曰黃帝作曆終而復始故曰不死如名春夏為法秋冬為曆灼引蔡邕天文志曰名察欽發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攢曰黃帝與神合契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祭進退即史記曰名察宿度之謂也常以蔡邕臣攢之言為是

晦朔弦望章部紀元

東漢至日日月謂之合朔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日月相與為衝分天之中謂之望以月及日光盡体

伏謂之晦天一晝夜而運過星從天而西違天而東
日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月周于天四時
備成攝提迂次青龍移辰謂之歲、首至也朔也至
朔同日謂之章至朔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
之紀歲朔又復朔之元

紀

太史公以一千五百年為紀東漢志以二十部為紀
計一千五百二十年也西漢志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為
統、即紀也其數不同何也大史公言小變中變之綱
也東漢志以章部實數推去則加多太史公二十年也
班志除出閏月亦以年紀之則又加多東漢志十九年大畧

則同耳其晉志羗岌以元法為演紀法唐一行以元法為演記法是又當以元法推之與此不可同日語也其劉洪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楊偉以千八百四十三為紀法之類各以上元之數不同故紀法亦有多寡之謂也

元

太史公以千五百年為紀而大備是以四千五百年為元也東漢以四千五百六十年為元又以章節紀實數推之則加多太史公六十年也前漢志以四千六百十七年為元者除出閏月亦以年計之則又加多東漢至五十七年前歲又曰元歲之閏陰陽災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歲五十七年者謂五十七年為陽九百六

也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皆災歲也
除五十七年為災歲其紀四千五百六十年正與東
漢志一元之數同此太史公班固范曄論元法之正者
其有變其法而未上元如劉歆三統自太初元年距上
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晉王朔之元法九萬七千
年之類皆積算以起曆耳非三統大併之正數也

日法

班志統母日法八十一分者董鍾六律長九寸八十
一分為一日之法此林鍾太簇三統損益之數所自
生故日統母也一日為八十一分是一度為八十一分
也東漢志日法四分晉志劉洪乾象曆日法四年五十七楊

偉景初曆日法四千五百九十九凡此等類皆隨意立法以增減之耳太抵日法數多則為日度之密也率日法數少則為日度之約率也一行更日法為通法其歸一揆也

月法

班志曰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數益日朔八十一分也如日法而得日者三分日法而得其一先得二十七分也月行正二十七日已周天其餘者為月餘此一月之日數也之於前漢月法則三千三百九十二庚戌寅曆月法則三十八萬四千有奇意者各垂一法以推之如日法之不濟也

會數會月歲

范志宗聃議云元法定而後定日法日法定而後定周天則知周天以日法而定之也班志周天五十六千二十六百餘范志周天十四百六十一晉志劉洪乾象曆周天二十一萬五千有奇羗岌三紀曆周天八十九萬五千有奇唐志一行更名周天日乾實是當計其元法之多寡而求其日法斗分之不同可也

月周

班志日月周二百五十四八章月加閏法得月周者閏法十九年為章也日一年一固天十九年十九周也月二十七日強一周天十九年二百五十四周也復會于端是為月周也東漢志月十一十六羗岌曆月周三萬三千

七百有奇或以章歲計之或以紀歲計之或以部徒歲計之也

通法

諸法並有通法立數不同李淳風麟德曆有摠法一行曆有通法積歲如月分之數而後閏餘皆又曰以日法為通法其更變又不同矣

策餘

策餘者乾坤二篇一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班志筭日月五星之會而復於大極上元一陰一陽各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其餘者為策餘也班志一元九餘八十一行大術法摠歲終沒

分謂之策餘亦此意也一行又云乾坤之策為日度之準故策餘十有二中所盈也歲分曰策實起策曰三元月策曰四象候策月天中卦策地中一行標著以起曆故其策尤詳也

小周大周

天三木地四金以三乘四則四三十二年是為歲星小周也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以小周十二年之數乘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則是十二个一百四十四也十二个一百四十四則共成一千七百二十八年是歲星大周之數也故前漢志云五乘相勝以生小周以小周乘乾坤之策而為大周正此謂也金克木故以木三而乘金

四是爲四三十二而得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之數謂
之小周以小周乘坤而得大周之年數也熒惑四十
六歲小周乘乾象則萬三千八百二十歲五大周

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爲三十是爲鎮星小周乘坤策
則爲四千三百二十是爲鎮星歲數金火相乘爲八
又以火乘之爲十六而小復小復乘乾策爲三千四
百五十六是爲太白歲數水星六十四年小復坤策
九千二百十六歲大周皆周五行相勝則相乘也諸
昔有小周大周時其所周之數不同由入元之年不同也
一行五星議

歲星自商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至戰

國其行浸急及漢哀平間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於威灵仰之籍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鳥故周人常閱其機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龜及其衰也淫於元枵以害高帑又其後也歲星之行於止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唐開元十二年上距西漢河平三年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衰平後不復歲星漸差也春秋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歲星在折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歲星在星紀三紀曆因以為起一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超一次近代諸曆以八十年為之或行速而用

緩率故或差二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一行因為歲
星差合術且曰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于下五
緯之變彰於上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之亂行汨彛
論之叙則天事為之无象當其亂行无象又可以曆紀
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至三十
年始及淑此言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其餘皆此
類也有日五星召宋伏見之數表裏盈縮之行皆係
之於時而象之於政不然皇天何以陰陽下民驚人
主裁近代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皆
謂之曆舛故校曆又晉古記註入氣行度上下相距

一行既謂五星失行不可以曆紀齊觀五星失行者亦不可歸罪於曆舛猶且詳為歲星差合之術又參較諸曆五星度行度數百事其故何也太史言曰五星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在是知五星遲留伏見足以驗政治之得失故古人詳為之法也

五星約法

晉志云堯歲前造甲子元曆五星據出見以為正不係於元本然則筭步究於初約法施於今用曲求其處則各有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嘗因堯歲之說而求之諸志論五星行度與小周大周之度數遲留逆順之率令人目眩而心不領皆由元法積數千萬之

遠故五星小周大周積算亦无穷尺也有能得其約法斯可以指諸掌矣

右日法月法會數通數之數不可悉紀每一曆名垂一法要其歸則一而已一行更積法曰演法更日法日通法更周天日乾實與夫班志以紀為統羗豈以元為紀其名不齊考論其實可矣邊韶之議曰數出於抄或以成毫厘毫厘積以成方寸兩禹既定十月禹行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法者各生度法法有疎密兩科其歸一也其言可以積通矣

曆有歲差之法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論先天曆差法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落
下閏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
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
之年看一歲差者幾分其差後一不定獨邵克夫立
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于盈求
之迷不大抵陰常亏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曆上
若是這理所以為多克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
盡如之常勞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皆自然
也色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二萬八十
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身之數只得

一丰數不盡蓋陽聲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今日之影

楊雄無知法理

曆不能無差今曆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落下闕也能推步者并公石公也落下闕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曆法先論太虛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宜

曆知三辰所在

曆是書象是氣无曆則无以知三辰之所在无璇璣則无以見三辰之所在

曆差其未有漸

堯時昏旦星中於五月今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此堯時似差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

推曆各有所本

太史公曆書說是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公曆劉歆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主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李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古今曆法不同

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後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以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於餘終之意竦得一統元曆紹興七八年間作

古今曆象惟推算得个陰陽消長分界耳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洋見於漢志

曆之差因日食

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計曆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之間可也曆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四變而太初最密不百餘年而

差矣人皆歸咎於當去於分而不去矣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抑有何言者大初之造馮迂寔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大初也何自予昏即唐曆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歸家咎於日法之不分矣而繼大衍者惟擬前馮分而不能易者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追急而不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起起於斗度而疎密多寡悉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也或以為在斗或以為在建或以為在牽牛或以為在女宿何耶曆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康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

則晦朔之間兆胎之微熱從而正哉宋朝之曆十餘
變矣迨者復以差聞今曆雖成而主上以授時在機
銜為先務猶俱有聞今侍臣復驗之甚盛卒也蓋聞
仁宗時以其曆而較之麟憲曆大分餘者三十有奇
小分餘者七十有奇今日之曆將縮之將衍之耶諸君
其推之以易證之以曆明之以春秋而裁之以太元
為今日曆之本此星翁曆官事母之母畧

立春法

以三十六年前之寒露節之甲子考之則時時刻刻
皆於今年之立春一同依考二十四氣皆同如三十六年
前寒露節是丁巳正一刻則今年立春亦是丁巳正一刻差

月大小法

以前九年二月半之甲子即今年之正月朔依此考
之算隨其用之大小不差

算閏月法

以今年冬至在十一月半後數餘日即來年之閏月
如余十一日算明年十月於十一月前後無終氣之月即閏月
算日月躔度

前考二十年或七十年皆此相同

五星躔度

金星九年前或三十六年前相同

水星六十六年前相同

木星八十四年相同

火星八十年相同

土星六十年相同

四余星躔度

羅計九十四年相同

孛六十二年相同

氣二十九年相同

元造曆要法

輟耕錄云授時曆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

年舊曆推

右云但看九年免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

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

初一天地

支天不言千者為

詩勿所拘然本支以見千也庸推九年前每月初一是千支便

以此千支依後去數去

大月天干五支九

但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
假假今初一日甲子申至

戊戌五數也子至甲九數也即以戊甲為今月朔

小月天干四地八耦

且如小月

天干地四支八假今初一日丙寅丙至巳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巳酉為今
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五九小四八

月大三十日無差

如初一巳酉
數次月朔見巳卯即大月也

月小分明只廿九

如月朔至次月朔
止廿九日即月小也

節氣只憑九年曆

假若連甲午年曆
則有丙戌年節氣

二十四

氣貞端的

要知今年節氣則看前
九年中是何節氣

天干三數地支七

假如癸日
發見日三

數亥見巳
七數也

熟記心中須曆曆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

遇八君無慮

如遇子時交中點却
用未時亦交也然知之

若依此法箇中推中推方

省陰陽玄奧廖閏月本來中氣無

古云閏月
無中氣

何勞咄

外更它品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泯是文夫人

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五月一

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
五月初日辰該九十七个半月十八

十日六甲轉四十八日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夫又歌曰若要求

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三十四無准此

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古有數九九之語

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

爲寒食之數豈得此爲然凡推筭皆有約法推閏歌

括云歌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

差殊謂如來歲舍置閏上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

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上餘八日

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月小盡則七月若冬至在

上旬則以望日爲短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考推節

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滿若知仔細兩時

寒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
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
今歲先知來歲春但漏五月三時辰詩如今年是甲
子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三又求節炁
歌曰驚蟄五時二刻來清明十時周小暑二日二時
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
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
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為捷
法君湏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日六十五日零
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
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

丁食己戌食庚己亥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

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是也又時刻約

歌云二十四炁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

換初一正三依日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炁

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爲百數時爲十

數刻爲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日

於千上下類假如正月十一日女正一刻立春欲求

中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

刻時故也如子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

共得一七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知

爲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三數初二刻四數

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

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刻是初二刻矣欲求二

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

即前一十五百二十五也此項數即燕甲燕皆以之加用

為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

如遇天日除去三十日以是十燕則不除大小月

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十日辰時正三刻驚蟄也

餘倣也

時為一日如遇十三時以上則退十二時為一百八刻為一時如遇九刻以上則退八刻為一時也